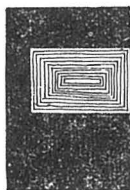


書評信箱



編輯先生：

看了第二期「文季」裏的「來喜愛鍾理和」（史君美）一文，覺得和第九期「書評書目」上謝嘉珍先生所作「鍾理和短篇小說集」一文犯同樣的錯誤，那就是將鍾理和先生的祖籍看作高雄縣美濃鎮。其實鍾先生原為屏東縣高樹鄉廣興村人，其父為鍾著薯先生，其母則為劉錦妹女士，後因鍾理和先生和鍾平妹女士同姓之戀，不為重視傳統的同鄉父老所容，才遷到美濃笠山居住的。我之所以在此提出這個問題，是恐研究鍾理和作品的人士，未能深入地查考他早年的生活環境及對作品的影響。

讀者 鍾榮富 二月八日

編輯先生：

在二月號的書評書目看到了朱介凡先生的讀「白山黑水集」，之後我也到三民書局買了一本王漢偉先

生的「白山黑水集」，發現「白山黑水集」的內容大致可分為兩類。一為關於東北各項事物的描述，餘者則非。這兩種風格不同的文章，穿插的編排於「白山黑水集」中。

在我覺得，這種編排法似乎不太好，如果王先生能將關於東北的文章，完全安排在書的前半部，餘者都置於書的後半部，那樣讀起來，或許更會有種真正沈醉於「白山黑水」間的感受。

李惠群、二月十五日

××先生：

讀到「書評書目」第十一期所載何常先生函，涉及拙文「談文學上『懂』的問題」。我的原意是說：「有很多的字的意義都在增加和翻新；這種新意的增加有時是來自『約定俗成』，未見得有什麼道理。：：：」當時是否說溜了嘴，已不復記憶；但是記錄原稿經我看過，亦未發現，甚是不該！今承何常先生指正，十分感激，請代向何常先生致謝。

姚一葦 三月四日

編輯先生：

當兵年餘，和外界極少接觸。前幾天逛到書城才發現有「書評書目」這種刊物，喜不自禁，當即拿出半個月的薪水訂了一年，又把攤位上舊有的創刊號一直到了第十期全搜了過來。回去後，細啄了幾天，更是愛不釋手，覺得有些話要說：

一、貴刊所選評的對象除了以本國為主，以英美為副之外，是否可兼及歐洲方面的評介。

二、翻版書在臺灣佔有很大的市場，「每月新書」一欄，似乎也應考慮增加西文書籍的介紹。

三、倣效 Twentieth Century Review 出版

作品批評專號，這麼一來，如果讀者想對某一作品作更進一步的研究，只要買一本書評書目批評專號即可，用不着再浪費時間、金錢到處蒐集資料。

陳進發 三月九日

編輯先生：

在貴刊十一期中，景翔先生所提出的中文英譯問

題（見「題內題外談『譯叢』」）委實是件當急之務。有人說，臺灣的翻譯界只是條「單行道」，是「文化入超」，尤其是美國、日本文化的入超，固然中國人一向以溫文儒雅為重，但是見到這種情形，心中却有無限的感慨。

……

在那條「單行道」中，不是美國，即是日本，此地的世界文學經驗彷彿就只來自這兩個地方。但是一向執世界文學重鎮地位的法國，或者是英國、德國等歐洲國家地方的文學就如陽春白雪，少人彈起了。顯然地，連這條「單行道」也不是十分坦蕩的。

這次「譯叢」的出版，真的是令人興奮，雖然它是香港方面出版的。

讀者何復言 三月十五日

編輯先生：

拜讀十一期書評書目李辰多先生的大作「我的治學經驗」，敬佩之餘，更對詩經激起空前未有的嚮往之情。堪稱是一篇難得的好文章，唯文中有個不顯眼的小錯誤，今指出就正。

第九頁下欄第六行「……正如一百零八種元素之組成一種物質一樣……」應更正爲「……正如一百零『三』種『元』素之組成『各』種物質一樣……」。

因爲現今科學界公認之元素只有一百零三種而已，雖然美國加州柏克萊之加州大學所屬勞倫斯放射性實驗所發現第一〇四及一〇五兩種元素，而德國科學家也曾傳聞發現第一〇六及一〇七兩種元素，但都未被世界科學界所證實公認。另外，物質是由一種以上之元素化合而組成，不是由一百多種元素所組成，而且一百多種元素也不可能單單組成一種物質。

以上所述爲李作中的小錯誤，爲使此文更能傳誦起見，特提出討論。

呂應鐘 三月三日

××兄：

凌晨二時，讀畢「尋找另一扇窗」，覺得這是一本相當別致的書，很想寫篇書評，但沒有足夠的時間，只好藉此函來幾段感性的閒話與挑剔。

第一，書名實在好，「尋找另一扇窗」要比「拓荒的話」境界上高一層，尤其切題。本書內容是從一

位小姐的立場來看教育，看社會，看婦女問題，却能從另一個角度，或另一種觀點有所「見」。以往，前人告訴我們挫折了，要再接再厲，勇往直前，但有時候換個方向會有意外的收穫的。

第二，在哲理上說，這本書的許多見解，並不是驚天動地，甚或在實質上沒有很大的創見。但以乾淨俐落的文字和容易使人信服的語態出現，其效果與影響力就不同了。

第三，此書充滿了中國的儒家思想，也許讀者沒有發現，甚至作者也不肯承認，以合情合理的標準來要求人的行爲，此不偏不倚的態度來看問題，這是儒家的中庸之道。沒有標舉出來，但却有濃厚的氣氛。有一回和朋友聊天，他說，到社會上打過滾年事漸長，才感覺到中國文化的力量和偉大，呂秀蓮在此書中所提出的若干新觀念，仍然植根於中國的傳統文化背景上而立言，美國的女權運動和此書所論相比，真是差遠了。

第四，不是毫無可疵。五六頁言及車掌與櫃臺服務小姐之苦衷，她們工作繁，待遇低，而吃豆腐的登徒子又太多。此「登徒子」一詞卽因俗訛而誤用，蓋

登徒子所好之色，乃「蓬頭擊耳，齧脣歷齒，旁行踽踽，又疥且痔」（見昭明文選宋玉「登徒子好色賦」）。而我們的車掌小姐等等，絕無此等醜女。恐怕她們曉得了要提抗議哩！另一三六頁第六行，「萎靡」生活的藉口，當係「萎靡」之誤，其他少許校對之誤，不必說了。

弟何 常 三月十四日

編輯先生

「書評書目」十一期「讀西洋文學批評史」一文閱後，頗有幾分感慨。這年頭，不管大事小事，要處理妥當，都得全力以赴，不能有一絲一毫的馬虎。尤其是搞一本書，實在不容易。思兼在此文中，除了介紹書的內容特點和特殊意義，推崇顏元叔翻譯之功以外，還指出顏譯在體例上的一大缺失，是刪除了原著的序而隻字未提。要不是有這麼一篇書評，恐怕國內絕大部分的讀者，還真不曉得原書竟有一篇精彩的序文哩！這令人聯想起許多書店翻印若干大陸淪陷前出版的舊書，往往把作者姓名隱沒改變，甚或在書名上做手脚，至於原序，經常是「不翼而飛」（如中華書

局「中國文學發展史」）。後者之歪風，固然要不得，然或有其不得已之苦衷，以顏元叔先生受過高深治學訓練的洋博士，而現在又身為系主任，研究所主任，而有此疏失，實在令人想不透。如果原著的兩位作者知道他們的序「不翼而飛」，不知將作何感想？同時，思兼在書評中，對於翻譯之細節，並未討論，我覺得「書評書目」不妨請內行人士，針對此書的翻譯，詳加檢討，這雖然是一件費力的事，但却頗值得用心去做。國際貿易可促進我們社會經濟繁榮，文化交流的正常發展，更能增進我們的精神文明。

陳 青 三月十四日

執事先生：

如陳香先生在十一期「談『金聖嘆式』的批評」一文中所指出，金聖嘆式的批評確實失諸現代文學批評的條理：精確。不過陳香先生對於金氏在評古詩二十首中所採用的「分解說」，認為「如此分析，如此批評，誰還敢說非武斷？非恣肆？所謂『奇氣』，實則全係『巧恣』。」也未免太過。如金氏在評第三首：

青青陵上柏，磊磊澗中石。人生天地間，忽如遠行客。一解斗酒相娛樂，聊厚不爲薄。二解之上半解驅車策驚馬，游戲宛與浴。浴中何鬱鬱，冠帶自相索。三解長衢羅夾巷，王侯多第宅。兩宮遙相望，雙闕百餘尺。四解極晏歡心意，戚戚何所迫。二解之下半解

金氏對於「半解」的解釋是「主句而言有不足」，所謂「解」，則原是南朝樂曲中之一章稱爲一解。從上所引的詩中來看，也許原詩的作者正是以三、四解楔於二解之間，造成類似現代化電影中 montage 的效果也不一定。（因爲這樣的將第二句拆開後，全詩的結構不是更爲合理麼？）

不過這對於欣賞來說是有益的，絕非如金氏自稱在作詩時也有此需要。……

讀者 吳海 三月十六日

編輯先生：

拜讀書評書目十一期陳香所作「談金聖歎式的批評」見其不被「根深蒂固」、「傳統上之推許、默許」所限，另有一番見解，實是一好現象，然筆者認爲

：

一、「談」文作者認爲金聖歎之批評「難免主觀、難免武斷、難免感情用事，以至於意氣用事」，並舉出若干例子加以說明。然其僅在引用金聖歎之批評後，即說金聖歎批杜詩傳鷄行是「非非之想」，評左傳鄭伯克段於鄆是「信口開河」、評古詩是「武斷、恣肆、巧恣」，却未說明到底金聖歎所評是那些地方曲解，誤解原作者之企圖或精神所在，所以顯得說服力不夠。

是不是金氏其他之評註亦同樣可笑？筆者希望陳先生能對金聖歎再作更詳細，有系列之再批評，也許可以更正某些很久以來就不正確的看法。

讀者 王芬男 六三、三、二十二

如有缺頁、破損、倒裝，請寄回
更換。本社洽詢電話：333763